



朝花夕拾

鲁迅

长江文艺出版社
（湖北）



朝花夕拾

散文集

鲁迅

朝花夕拾
鲁迅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花夕拾 / 鲁迅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354 - 5471 - 3

I. ①朝…

II. ①鲁…

III. ①鲁迅散文 - 散文集

IV. ①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3911 号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罗小洁

责任校对: 葛 钢

装帧设计: 最世设计

封面设计: yeile

内文版式: 胡小西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 027 - 87679310 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	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	1/32	印张: 3.375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68 千字		

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，
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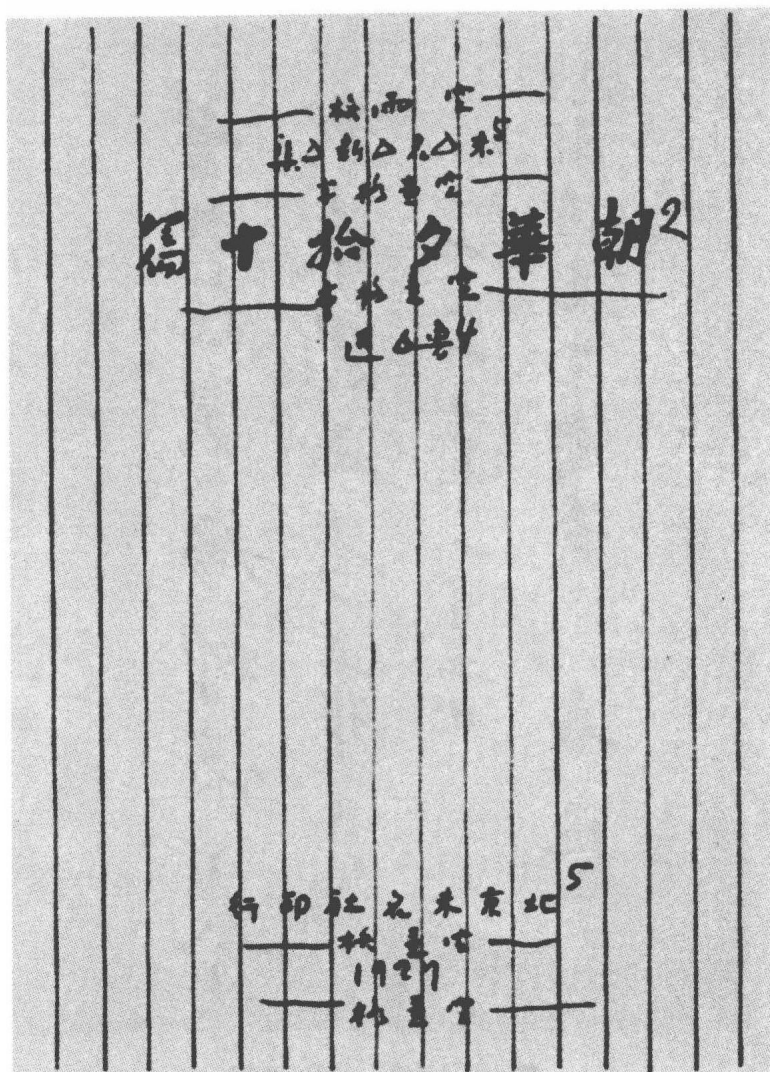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

永持先生屬書 魯迅

魯迅錄《詩經·小雅·采薇》

原書釋文：“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”

1923年1月5日，魯迅錄《小經·小雅·采薇》，贈當時任教于北京稅務學堂的日本人永持德一。



鲁迅《朝花夕拾十篇》扉页设计稿

1928年9月，《朝花夕拾十篇》由北京未名社出版，鲁迅为其设计扉页。此为设计手稿。



本书收录了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。最初以《旧事重提》为总题陆续发表于《莽原》半月刊上。一九二七年七月，鲁迅在广州重新编订本书，并添写《小引》和《后记》，改名《朝花夕拾》，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，列为作者所编的《未名新集》之一。一九三二年九月，《朝花夕拾》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。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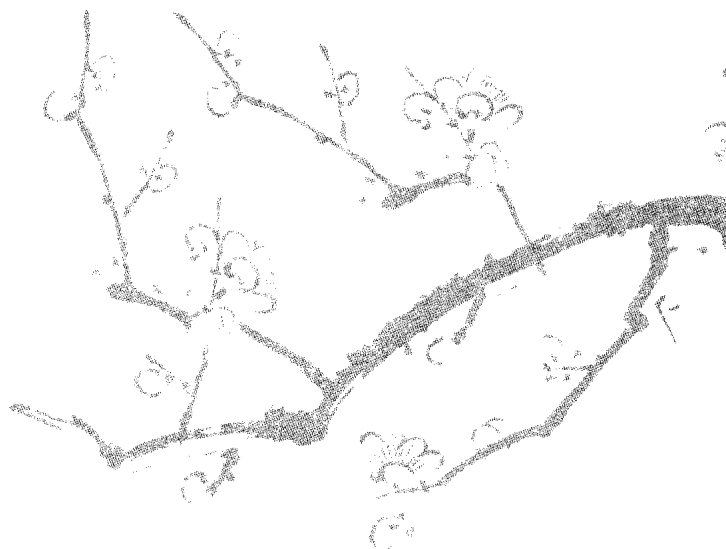
这十篇散文，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。质朴善良的阿长、博学方正的私塾先生、严谨认真的藤野先生、热血青年范爱农，「可怖而可爱」的无常……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，在鲁迅充满爱与温情的回忆中跃然纸上。《朝花夕拾》洋溢着个体生命的天真之气，是作者童年体验的追忆、成年思考沉淀的结晶。

说明

鲁迅先生的文章，有部分用字反映了当时或鲁迅本人的用字习惯，与现在常用字不同。如「发见了那原因」（《狗·猫·鼠》），「发见」现作「发现」；「偷偷地翻开第一叶」（《二十四孝图》），「叶」现作「页」；「另外添加了两名脚色」（《无常》），「脚色」现作「角色」；「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」（《父亲的病》），「利害」现作「厉害」；「拿着子细地看」（《范爱农》），「子细」现作「仔细」。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，常用「底」字做结构助词，用来代替今天我们使用的「的」「地」「得」，当时的「的」、「地」和「得」也没有今天的区分方法。

我国的语言文字法规定，「有特殊情形的，如出版教学、研究等需要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的，可以保留使用。」为了保留鲁迅作品原貌，本书保留这部分异形字（词）的原有写法，特此说明。

朝花拾夕



目录

小引·····	001
狗·猫·鼠·····	003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·····	013
《二十四孝图》·····	020
五猖会·····	029
无常·····	035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·····	044
父亲的病·····	050
琐记·····	057
藤野先生·····	066
范爱农·····	073
后记·····	082



小

引

①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②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

① 本篇最初刊于《莽原》半月刊第2卷第10期，1927年5月25日出版。

② “水横枝”：一种盆景。栀子取一段，养在水盆里。



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^①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回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① 《莽原》：文艺刊物。1925年4月24日创刊，原为周刊，1926年改为半月刊，1927年12月停刊。鲁迅、高长虹、向培良、韦素园等主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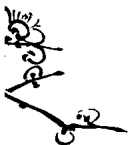


狗
·
猫
·
鼠
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慎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②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

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《莽原》半月刊第1卷第5期，1926年3月10日出版。

② 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：指陈西滢等人。当时鲁迅正与陈西滢论战，徐志摩在《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》一文中称双方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。



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博士（Dr. O. Dähnhardt）^① 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，鱼，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

^① 覃哈特（1870—1915）：今译德恩哈尔特，德国学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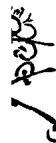
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①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②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

① “颜厚有忸怩”：语出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，意思是脸皮再厚也内心有愧。

② 万生园：亦作万牲园，在北京西直门外，后改为北京动物园。



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（P. Bruegel d. Ä）的一张铜版画 *Allegorie der Wollust*① 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（S. Freud）② 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，听说章士钊先生③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，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检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

① 大勃吕该尔（1525—1569）：通译勃鲁盖尔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讽刺画家。 *Allegorie der Wollust*：德语，意为“情欲的喻言”。

② 弗罗特（1856—1939）：通译弗洛伊德，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，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。

③ 章士钊（1881—1973）：字行言，湖南善化（今属长沙）人。有译作《弗罗乙德叙传》、《心理学》。



猫，却只因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^①，磕头作揖，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，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，可以兴矣！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！”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；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，理由实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，奉陪作揖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，“小儿完姻”，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的句子，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

① “问名”“纳采”：旧时议婚过程中的环节。“问名”是男方通过媒妁询问女方的姓名和生辰；“纳采”是向女方送聘礼。



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^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 Edgar Allan Poe^② 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^③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^④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故事。忽然，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么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，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来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；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

① 隐鼠：这里指鼯鼠，最小的一种鼠。

② Edgar Allan Poe：即爱伦·坡（1809—1849），美国诗人、小说家。

③ “猫婆”：日本有一个民间传说，讲一个老太婆养了一只猫，年月久了，这只猫竟成了精，把老太婆吃了，又变成她的样子去害其他人。

④ “猫鬼”：《北史·独孤信传》叙述了猫鬼杀人的情节，“其猫鬼每杀人者，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。”



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态度往往比“名人名教授”还轩昂。猫是饲养着的，然而吃饭不管事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，偷吃了东西，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，也和我不相干，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，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。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也不很畏惧人，我们那里叫它“隐鼠”，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。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，一是“八戒招赘”^①，满纸长嘴大耳，我以为不甚雅观；别的一张“老鼠成亲”^②却可爱，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，宾客，执事，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，像煞读书人的，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。我想，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，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。现在是粗俗了，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，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，不甚留心；但那时的想看“老鼠成亲”的仪式，却极其神往，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，

① “八戒招赘”：招赘，招人到自己家里做女婿。“八戒招赘”，指猪八戒在高老庄入高太公家当女婿的故事，《西游记》十八回有讲述。

② “老鼠成亲”：传说夏历正月十四日的半夜，是老鼠成亲的时间。